

龚自珍行迹考补四则

秦帮兴 王霄蛟

内容摘要:关于龚自珍之行迹,尚可作出几点比较重要的考证:其一,龚自珍的佚文《浚吴松江之碑》作于嘉庆二十四年(1819)至二十五年间,所写内容与其父龚丽正参与组织的疏浚吴淞江的工程直接相关。其二,道光二年(1822)十月中旬,龚自珍及其友人魏源、陈沆等人曾与朝鲜使文人权复仁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谈话交流,话题中所涉内容颇广。其三,龚自珍得闻母亲去世是在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,自京南归的出发时间是八月十日,目的地首先是其父龚丽正位于上海的官署。其四,《梦游天姥图》上龚自珍的题跋可以为其《补题李秀才增厚梦游天姥图卷尾有序》一诗提供新的编年依据,也拓展了我们对龚自珍家族的认识。

关键词:龚自珍 行迹 考补 权复仁

关于龚自珍行年的考订,学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。从最初吴昌绶的《定庵先生年谱》^①到黄守恒的《定庵年谱稿本》^②,再到郭延礼的《龚自珍年谱》^③,直至樊克政的《龚自珍年谱考略》^④(以下简称《考略》)后出转精、最称完善。从中不惟可见学术之发展轨迹,亦可窥见精益求精之难。樊先生《考略》出版于2004年,其后,丁凤麟^⑤、潘建国^⑥、康锐^⑦等诸位先生又陆续有所发明,对龚自珍的行迹又有考补。笔者近来又辑得与龚自珍相关的四则材料,兹依时间

①吴昌绶:《定庵先生年谱》,仕和吴氏双照楼,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刻本。

②黄守恒:《定庵年谱稿本》,遂汉斋《校订定庵全集》,上海时中书局,清宣统元年(1909)铅印本。

③郭延礼:《龚自珍年谱》,齐鲁书社,1987年。

④樊克政:《龚自珍年谱考略》,商务印书馆,2004年。

⑤丁凤麟:《龚自珍佚文一篇》,《史林》2006年第6期,第190-191页。

⑥潘建国:《新见清龚自珍己亥佚札考释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9年第2期,第148-151页。

⑦康锐:《新见龚自珍少作一篇》,《江海学刊》2017年第4期,第234页。

先后略作考论,以期对研究龚自珍的生平有所补益。

—

道光三年(1823),龚定庵自刻《定盦文集》。是书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卷中有《浚吴松江之碑》一文,然只存其目,并注明“未刻”,此后遂成龚氏一篇比较著名的佚文。黄人《定庵续集后记》即云:“近岁刻《补编》,重复杂沓,其所补蒐,多细碎之作,而如《浚吴淞江之碑》《东南罢番舶议》诸巨篇,见于《定庵初集》元刻本标目者,俱隐不见,大恨也。”^①后人为龚自珍所作的几种年谱中也未对此佚文作过考证。其实,该文虽已佚失,但其本事与创作时间仍可考得大概。唐仲冕《江南重浚吴淞江碑》碑文曰:

嘉庆二十有一年,前抚部鄱阳胡公,奏奉俞旨,以工需二十八万三千两有奇……率视岁征粮额,均两年分征,于二十有三年秋成后,输如数即兴工……檄仲冕与虑事,往来察视故道通塞,综司催输。时载权臬事,不敢诿。经费既集,与苏松太道龚公丽正,秉承台旨,慎选僚佐,仲冕躬至沪渎,属其植,受其要……于是官属咸精白一心,民争尽力,畚鍤云集,鼙鼓弗胜。是时幸际暄和,自冬徂春,无凄风积雪冷雨,役徒常如挟纊,讫于工竣。其工西自青浦筑阑湖坝始,中界嘉定,东至上海万安渡以下筑阑潮坝止,计长一万一千餘丈,凡六十餘里。析其段为五十有七,为土五十八万八十餘方,集夫六万有奇,三月而毕……上海工居大半,大令叶君机,倡以廉勤,如式夙办。嘉定令刘君青藜,青浦令李君鸿钧,皆劝勉有方。裹事诸寮,昕夕江干,瘁躬拊众,用能克期蒇事,怨讟不兴……嘉庆庚辰仲春。江苏候补道长沙唐仲冕撰并书。^②

唐仲冕《陶山文录》卷七亦收有此文,惟个别字词不同且无落款时间^③。此碑实物现存西安碑林。值得注意的是,唐仲冕《重修龙洞渠碑》末云:“此碑已勒渠首,复书一通,并录吴淞江碑,置之碑林以寓意。”^④这说明,现存西安碑林之碑是唐仲冕至西安后重新镌刻的,吴淞江边应仍有原碑。

唐仲冕(1753-1827),字六枳,号陶山,湖南善化人。光绪《湖南通志》说

①龚自珍著,王文濡编校:《定庵续集》卷四,《评校足本龚定庵全集》,世界书局,1935年,第40页。

②高峡主编:《西安碑林全集》,广东经济出版社、海天出版社,1999年,第4974-4976页。

③唐仲冕:《陶庵文录》卷七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437册,第512-513页。

④《陶庵文录》卷七,第518页。

他曾经“升福宁知府,以道员留两江勘河海淤滩地亩,督浚吴淞江”^①,说明唐仲冕是亲自参与了疏浚吴淞江的工程。另据碑文,该工程开始于嘉庆二十三年(1818)秋后,前后用时三个月,嘉庆二十四年春即告完工。碑文还记载了参与组织、领导工程的重要人物,其中就有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,还有龚自珍《书叶机》一文的主人公叶机。咸丰六年(1856),郭嵩焘还曾见到了吴淞江边的原碑,并记载道:“记中言定义章程者,苏藩陈公桂生、苏松道龚公丽正。视工勤事最力者,海州牧师采亮。分工者,上海令叶机、嘉定令刘青藜、青浦令李鸿钧也。”^②这与前文所引略异,但仍提到了龚丽正、叶机等人的功劳。结合龚自珍的经历来看,嘉庆二十一年丙子(1816)正月,龚丽正升任江苏苏松太兵备道。同年春,龚自珍即赴上海侍任,其《邵子显校刊娄东杂著序》云:“国家以苏州、松江、太仓州为一道,睿皇帝朝,命家大人分巡之,自珍实侍任。凡关甄综人物,搜辑掌故之役,大人未尝不以使自珍焉。”^③因而,对其父参与组织疏浚吴淞江的工程,龚自珍必然非常了解其原委与过程,他写作《浚吴松江之碑》也应当与唐仲冕写作《江南重浚吴淞江碑》大约在同一时间。

由以上可知,龚自珍写作《浚吴松江之碑》的时间就在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到二十五年庚辰之间,大体内容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开始的疏浚吴淞江的工程有关。另,龚自珍曾在《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》《己亥杂诗》第一四〇首^④中写到了对吴中水利的看法。了解《浚吴淞江之碑》的本事及原委,对理解这些篇章有所帮助。

二

朝鲜使文人权复仁《天游稿燕行诗》中有《塵史附(壬午)》一文,记与龚自珍等人晤会诸事颇详:

一日,秋舫抵书相邀,约辰刻会话于龚中书家。龚名自珍,字守之,号定盦,年廿九,浙江钱塘人,见任内阁中书。家在正阳门外珠朝街,距秋舫家一里许,门堂宏敞,器服华美。湖南魏举人源、浙东邓尚玺亦来会秋舫,与其子踵至,各例叙寒暄。茶毕,余问龚:早年治何经?龚答:为举业故,略治经史,性好金石古文耳。更问:金石古文多曾收储否?龚答:颇有之。取王献之书《洛神赋》出示,曰:此北宋刻本九行《洛神赋》也。取观之,下方题跋六七人,皆彼中近时名词翰。龚请余续为跋

①卞宝第、李瀚章等修,曾国荃、郭嵩焘等纂:《[光緒]《湖南通志》卷一七六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665册,第424页。

②郭嵩焘著,梁小进主编:《郭嵩焘全集》,岳麓书社,2012年,第8册,第35页。

③龚自珍著,王佩诤校:《龚自珍全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197-198页。

④《龚自珍全集》,第11-12、523页。

文,辞以荒钝不敢,强请之,缀数行以副。魏源出其乡试券示,云:鄙作何如?答:尺幅整道,不失古法。龚问:贵邦礼仪法律用何?答:朝家用唐宋以来五礼仪,臣庶家用朱文公家礼,法律参用《大明律》。龚又问:贵邦亦尚内典否?答:鄙国罗、丽时尊崇释教,而东土本无道流。我朝则专尚儒教,故学无他歧耳。魏在旁书示:东俗甚好。龚问:东使为辨诬而来,诬案可详闻否?余录其颠末示之。龚与陈谛视,附耳语刺刺。龚书示:近在内阁新刊《通考》,预其役,故知之,其时史臣模糊入录,可恨。余答:中朝许其刊误,颁给弊邦,诬案昭晰,深幸。龚答:刊误一编而已,全书未成矣。龚问:贵邦有国史否?余答:三韩时风俗简朴,文献无稽。丽朝及我朝始有史乘。又问:撰史之法如何?答:史臣为《时政记》,编辑既成,藏诸秘府及名山。又问:东史可得见一二否?答:史书有禁,不得出境耳。请移他所进午膳,自外堂历二户,似是中堂,铺置洁整,设桌椅环坐进茶,食品次第搬来酒糕羹臠饭蔬,计碗碟凡二十馀事。饭用木箸,羹用磁匙,酒则饮过辄更斟。食讫,又进茶。龚请书柱联,余辞书拙,龚出粉红洒金笺,笔用紫毫,研墨请书,不得已书副一联。鳌山时与余偕往,以八分书增一联。龚问:日本有秦火前古经,贵国得见否?答:弊邦与倭隔海,或通使命,而其国俗轻剽虚诈,自称徐福之后,曾观其文字,肤浅鄙俚,古经之有无推而可知。又问:贵邦或有唐宋以前金石古文否?答:残碑断简或有之,好者难得。龚答:鄙性好金石古文,幸为求致。答:如有所得,使行有亲信人,当奉副。邓出示其书,盖学汉隶耳。余谓:公书有古意,努力为之,可以名世。邓请见诗文。余书途中所作一篇以赠。秋舫子时在旁,余问:近读何经?对以读《仪礼》。余答:甚好,昌黎云:《仪礼》难读,姬圣工夫专在此书。余以开辟说示陈,陈为跋书赠,又书扇敬恕斋铭赠余。余问:路历滦河,夷齐庙前有小阜,称首阳山,此则传说。中国首阳以何为主?陈顾魏微语,魏书示:以河东为主。日向暮,告归,诸人并送至大门内伫立,见上马,始入。^①

关于权复仁,目前可考的信息很有限。编辑《燕行录全集》的林中基先生将他的生卒年标记为(?-1882-?),也出现了失误。后经左江考订证明^②,道光二年、纯祖二十二年壬午(1822)七月二十六日,朝鲜有谢恩使行,正使南履翼,副使权丕应,书状林处镇,权复仁正是在此年随其叔祖父权丕应抵达北京的。而关于此行的行程和《天游稿燕行诗》的基本情况,权复仁在《北程课述小序》

①权复仁:《天游稿燕行诗》,林基中编:《燕行录全集》,东国大学校出版部,2001年,第94册,第95-99页。

②左江:《〈燕行录全集〉考订》,张伯伟编:《风起云扬——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中华书局,2009年,第247页。

中说得比较明白：

凡燕行者，计道里，记阴晴，事为冗琐，详而无遗，备日后考，名曰日记，例耳。余之行以岁壬午七月廿六日发汉师，九月二十二日抵玉河馆，十一月廿七日还家，恰计为一百二十日。忽迫不能作日记，每日课以诗若文，自始发至留馆，未或辍也。多于马上车中及灯下率成，归而细阅，可愧者多。自视如此，矧可为他人视乎？然有人索日记，则无以应，强以是出视，曰：此吾燕行日记云尔。^①

可见，《天游稿燕行诗》中的诗文相当于权复仁的日记，且写作态度十分认真。另外，上文所引的《麈史附》中有“魏在旁书示”、“龚书示”的表述，说明权复仁与几位清朝文人是通过笔谈的方式交流的。这些都保证了权复仁的记录是真实、明确、详细的。当然，一些小的误记也在所难免。例如龚自珍字璚人，号定盦，但权复仁却说他“字守之”。导致权复仁误记的原因是一同参与了此次对话的邓尚玺（后改名邓传密）字守之，而权复仁记混淆了。再如道光二年壬午，龚自珍应该是三十一岁，而权复仁所记为二十九岁。这或许不是权复仁的误记，而是龚自珍告诉他的即是如此。古代士人为了在科举中占得优势，往往将真实年龄减去几岁，也就有了所谓的“实年”、“官年”之分。自宋至清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。

除了上述小问题，以下对《麈史附》中的几点记载加以考论。

第一，此次会面的具体时间。权复仁文中记载了一件事，即龚自珍请他为其所藏的北宋刻本九行《洛神赋》题跋。今存权复仁的文集中仍保存了此跋，名为《龚定庵家王大令书洛神赋帖跋龚名自珍，浙江人，见任内阁中书》，全文云：

昨见太学门内有石鼓十枚，字形剥落，只存其仞，摩挲叹玩，久不忍去。今来龚守之，所见大令书汴宋所刻九行《洛神赋》，浑朴古雅，颇得钟司徒笔意，海外人连日获睹伟迹，幸也。然素不娴八法，譬村野夫骤见殷彝周鼎，安能辨其品第哉？姑书于帖尾，以托名焉。玄默敦祥良月中旬天游识。^②

“玄默敦祥”是指壬午年，“良月”是十月。因而双方交谈的具体时间是道光二年壬午（1822）十月中旬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非是权复仁与龚自珍、陈沆、陈秋舫的初次见面。权复仁另有一篇游记名曰《西山记》，中云：

余以壬午九月入燕，越一月二日，赁车自玉河馆穿西四街出德胜门

①《天游稿燕行诗》，第14页。

②权复仁：《天游先生文集》，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：《韩国历代文集丛书》，景仁文化社，1999年，第591册，第180-181页。

……逢周菊人达、龚中书自珍。周，松江人，龚，浙江人。谭吹问西山之胜比金陵、钱塘何如，并言：山水，江南无对，楼观之饰，西山为最。此言信不诬矣……是月小晦记于闾阳驿灯下。^①

由此可知，同年的十月二日，也就是这次会面的十几天前，权复仁出游西山时曾与周达和龚自珍相遇并结识。这可补龚自珍的一次游赏经历。而与之同行的周达，亦可作为交游对象补入龚氏年谱。另外，权复仁与陈沆、陈廷柱父子也非初次见面。《塵史附》中也记载了他们初识的场景：

陈沆，号秋舫，江西黄州蕲水人。丁未生。己卯状元。官翰林修撰、国史编修。住正阳门外烂面胡同。往访其家，值赴史局，入外堂待其还。陈之子名弘渠，出迎接。问其年，十九。妍秀可爱，词翰亦妙。^②今有学者据《义门陈氏宗谱》考证，陈沆长子陈廷经原名鸿桢，生于嘉庆九年（1804），则此年已经十八岁。次子陈廷柱原名鸿渠，生于嘉庆十四年，此年应该是十三岁^③。权复仁的记载与事实略有出入。笔者以为权氏所见应为陈沆长子陈廷经（鸿桢），而非《塵史附》所载之“弘渠”。前已述二人乃通过笔谈方式交流，疑“桢”、“渠”二字形近，故誊写时误录。正因为权复仁与陈沆父子已经相识在先，才有了权复仁所说的陈沆“抵书相邀”一同去见龚自珍之事。

第二，会面的地点是在龚自珍位于珠朝街的家宅。权复仁记载其地“距秋舫家一里许，门堂宏敞，器服华美”。这一则说明龚自珍与陈沆两家相距很近，为二人密切交往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条件；二则亦可见龚自珍日常生活间的名士作风。

第三，参与此次会面的人物，除了远道而来的权复仁以及东道主龚自珍外，还有魏源、邓尚玺、陈沆、陈廷经。这几位都是与龚自珍交往十分密切之人。樊克政先生在《考略》中对龚自珍与几人的交游都有详细的考证，而未及他们此次与朝鲜来使的会面，可据此补入。

需要略加说明的是前文提到的周达，此人与龚自珍之交游前人尚未提及。韩国学者朴现圭曾对周达的生平做过简要钩沉。其文章略云：周达字吉人，号菊人，松江府华亭县人。他在嘉庆十五年中举，此后为了参加会试举家迁往北京，十馀年间一直居住在北京，且附于翁方纲门下。翁方纲《复初斋文集》卷十三有《送周鞠人南归序》就是为其所作。周达还与许多来北京的朝鲜使者进行过深入的交流，尤其和朝鲜正使李肇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^④。而权

①《天游稿燕行诗》，第30-40页。

②《天游稿燕行诗》，第91页。

③刘颢：《鄂东状元陈沆研究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32-33页。

④朴现圭：《朝鲜正使李肇源与清松江周达的真正友谊与笔谈录：〈菊壶笔话〉》，张伯伟编：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四辑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177-189页。

复仁的书中也记载了他的基本信息：“周达，号菊人，松江人。以举人见任觉罗教习官。寓崇文门内。玉泉与之交，频来馆中……周自称喜东人、喜东物。”^①另据徐雁平的钩沉，周达还曾点评过朝鲜文人的诗集^②。可见此人确实在清代中朝文人的交往中十分活跃，他自称“喜东人、喜东物”也并非虚言。据此推测，周达极有可能是龚自珍了解海外世界，尤其是东邻朝鲜的一条人脉资源。

第四，双方对话中还透露出龚自珍任职内阁期间，曾经参与新刊《通考》之事。龚氏提到的朝鲜使者“辨诬”之事应当是道光元年辛巳十月十一日，朝鲜有进贺谢恩兼陈奏使行，其承担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“奏史诬”^③。十二月，该使团到达北京。《清实录》中留下了他们辨诬的来龙去脉：

先是，《皇朝文献通考》于朝鲜国杀其议政金昌集、中枢李颐命、左议政李健命、判中枢赵泰采，据该国报，书“谋逆伏诛”。至是国王李玢奏言：“四臣之死，因李昫病废无嗣，议立李昫为世弟。而相臣赵泰考等，潜蓄异谋，欲倾李昫，遂杀四臣，以谋逆入告。幸圣祖仁皇帝恩准李昫册封，其事始定。后赵泰考论死，四臣咸得昭雪，而冤诬之辞尚留简牘。恳恩飭查更正。”下礼部议。寻奏：“《通考》所载，系据李昫奏报，至情之真伪、事之反覆，远隔数千里，无由深考。即赵泰考伏诛，该国亦曾奏到，而于金昌集等被诬之处，并未叙及。是其误由该国声叙不明，并非纂修之讹。今既肫诚吁恳，为祖雪冤，实系为人子孙至情，且事经九十馀年，该国臣民并无异言，其为兄终弟及，名正言顺，似无疑义。应请删去此条。以昭传信。”从之。^④

龚自珍因为参与了新刊《通考》之事，所以知道此事，但又因前朝史官记载未详而尚存疑惑，故向权复仁核实实情。这不仅显示出龚自珍对海外史事的关心，而且也能看出，在内阁任职的经历对龚自珍翻阅典籍、搜罗掌故、了解时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龚自珍对历史与时事的观察和思考多得益于此。

当然，权复仁的记录为我们研究龚自珍提供的信息并不止于此。从龚氏对朝鲜国史的关心我们可以看出他在《尊史》中表现出的对史学的推崇。从龚氏对朝鲜古书存佚情况的追问也可以品味出他在《与番舶求日本佚书》中寄托的兴趣。从他对碑版拓片的热情搜求上可以看出他对金石之学异乎

①《天游稿燕行诗》，第102页。

②徐雁平：《玉沟春水鸭江波——朝鲜诗人李尚迪与清国文士交往研究》，张伯伟编：《风起云扬——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756页。

③杨雨蕾：《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299页。

④《宣宗实录》卷二七，《清实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33册，第479-480页。

寻常的热爱。等等这些,都可以有更多的理解角度。

三

据樊著《考略》,道光三年(1823)七月初一,龚自珍母段驯去世,下半年以居忧无诗。九月初旬,返抵上海父亲官署。此间相关行迹,可据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补之,其云:

汉票签为移付事。照得本处候补中书龚自珍前于七月二十五日闻讣丁忧,业经呈报在案。查该员已于本月初十日起程,先到该员父任江南苏松太道龚丽正署内扶该员母柩,再回本籍守制,相应将该员起程日期并先到江南缘由移付贵厅,转行吏部可也。须至移付者。右移付典籍厅。道光三年八月十三日。^①

龚自珍长期沉沦下僚,从未获得上折言事的权力,因此在现存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行迹。此为笔者仅见的两条之一。另一条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,档号为03—2674—085,所记的是龚自珍的叔父龚守正署礼部尚书后,上奏请示时任礼部主事的龚自珍是否回避之事。时间落款为道光十八年(1838)戊戌九月三十日。因为龚自珍回避之事在道光朝的起居注和上谕档中均有明确记载,故无甚可发明的新义。而台北史语所藏的这一条档案则提供了一些龚自珍行迹的细节。据此可知龚自珍此时任候补中书职,闻讣是在该年七月二十五日,自京南归的出发时间是八月十日。南归的目的地首先是其父龚丽正的官署,其父时任江苏苏松太兵备道,驻上海。

四

道光七年丁亥(1827),龚自珍自选诗作编成《破戒草》一集,中有《补题李秀才增厚梦游天姥图卷尾有序》一诗被系于道光五年乙酉年。且该诗的诗序全文云:

《梦游天姥图》者,昆山李秀才以嘉庆丙子应北直省试思亲而作也。君少孤,母夫人鞠之,平生未曾一朝夕离。以就婚、应试,往返半年,而作是图。图中为梦魂所经,山殊不类镜湖山之状。其曰天姥者,或但断取字义,非太白诗意也。越九年乙酉,属余补为诗,书于帧尾。时母夫人辞世已年馀,而余亦母丧阙才一月,勉复弄笔,未能成声。^②

诗序是龚自珍自己所作,本应可信。尤其是“余亦母丧阙才一月”之语,更显得记忆深刻,言之凿凿。故而所有龚自珍的年谱都据此进行系年。2016年,

①台北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”藏内阁大库档案,登陆号:060258-001。

②龚自珍著,刘逸生、周锡馥校注:《龚自珍诗集编年校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251页。

《梦游天姥图》真迹在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“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”上重现世间,据图上龚跋,可知《破戒草》所载诗序确有记忆失误之处。《梦游天姥图》上龚自珍题词云:

李郎断梦无寻处,天姥峰沉落照间。一卷临风开不得,两人红泪湿青山。余见此卷在君失恃之后一载,非诸诗人题墨时也。兼有同抱,故其言如此。仰山表姑丈大人正 龚自珍 时丙戌春。^①

真迹所题之诗与今本诗集所载完全一致。但诗后之跋可以为我们提供两点新的认识。其一是龚自珍题诗的时间应该是在道光六年丙戌春,而非龚自珍自己所说的道光五年乙酉。比起当时的现场题记,龚氏自己后期的回忆更有可能出现误记和偏差。此诗的编年或应根据题跋的真迹订正。其二是龚自珍称呼李增厚(字向高,号仰山)为表姑丈。由此可知李增厚之妻当为龚自珍之表姑。据今人所编《嘉兴历代才女诗文征略》可知李增厚之妻名吴芳珍,字韵卿,号清靡,平湖人,著有《清靡阁吟草》。吴氏是清代嘉兴地区的望族,所以与吴芳珍、李增厚相关联的人际网络就显得十分庞大。站在龚自珍的这位表姑的位置上来看,她是吏部侍郎吴嗣爵孙女,吏部尚书吴璥第四女,女诗人吴瑛侄女,长芦盐运使、新阳(今江苏昆山)李世望孙媳,刑部河南司主事李以健(1747-1807)子媳,国学生李存厚(1771-1829)、户部主事李培厚(1779-1831)弟媳,中城兵马司副指挥李增厚妻,四川学政李德仪(1821-1860)母,四川夔州知府许景福岳母,女诗人李德纯叔母,太学生李传治祖母,女诗人李逸静从祖母^②。从这个冗长的身份可以看出,吴芳珍所连接的吴、李两家在当地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。过去,我们对龚自珍家族的了解多集中在以段玉裁为中心的外家上,而吴芳珍、李增厚这一对龚自珍的表姑、表姑夫的发现,也为我们了解龚氏家族在江南的影响力提供了更多信息。

【作者简介】秦帮兴,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、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诗歌研究。王霄蛟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诗歌研究。

①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官方网站(西泠拍卖网):http://www.xlysauc.com/auction5_detail.php?id=118876&ccid=856&n=2510 (2017.12.29 22:21 访问)

②赵青撰,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嘉兴市文物局编:《嘉兴历代才女诗文征略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4年,第538页。